

世界中國哲學學報

【季刊】
第四期
2001

【專題】
儒家哲學

Global Chinese
Philosophy Journal
July 2001 no. 4

1162346

光人文社會學院

編輯委員

丁原植 輔仁大學哲學系

方克立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

王開府 師範大學國文系

任定成 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
研究中心

李中華 北京大學哲學系

李志夫 中華佛學研究所

宋光宇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杜潔祥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韋政通 中國思想史家

袁保新 淡江大學中文系

高柏園 淡江大學中文系

高瑞泉 華東師範哲學系

高興民 華中師範哲學系

袁偉時 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 (以上依照筆劃順序排列)

翁玲玲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戚國雄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郭齊勇 湖北武漢大學哲學系

郭朝順 華梵大學哲學系

陳福濱 輔仁大學哲學系

湯一介 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
文化研究所

馮耀明 香港科技大學

楊儒賓 清華大學中文系

葉海煙 東吳大學哲學系

歐崇敬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賴賢宗 華梵大學哲學系

蕭振邦 中央大學哲學系

蕭漢明 武漢大學哲學系

龔鵬程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總編輯 歐崇敬

執行編輯 鄧敏宏

地址 262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 號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電話 (03)987-1000 轉 12111 連絡人：王宏升

傳真 (03)987-4815

電子郵件 publish@mail.fgu.edu.tw

《世界中國哲學學報》為一綜合性哲學期刊。創刊於民國八十九年。本學報專門刊載有關哲學之論著，並以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當代華人著作之討論及純粹哲學問題等相關文章為主。發表園地全面公開，竭誠歡迎海內外學者以中、英、日文賜稿。尤其歡迎有問題意識，資料豐富，論證堅實，文字精鍊，具創意且有突破之論文。本刊願與國內外人文期刊相互交換。來稿與來函請寄：262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 號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目 錄

【儒學哲學專題】

- 〈南宋湖湘學派的興衰〉 王立新 3
- 〈儒學哲學體系的建造者〉 歐崇敬 17
- 〈儒家思想的「世界」的意義〉 陳代湘 43

【專論】

- 〈金木水火土〉 龔鵬程 57
- 〈中國近代思想家對進化思想的重組與張揚〉
劉鶴玲、田曉強 69
- 〈全球化與當代中國文化政治〉 王寧 79
- 〈21 世紀的新道學文化戰略－中國道家文化的綜合創新〉
胡孚琛 129
- 〈市場經濟的倫理建設與制度保障〉 張曉芒 165
- 〈通幽明之道：王船山哲學的精神及基本問題〉 陳贊 183
- 〈中國莊子的理想生活〉 張昭珮 219

本刊撰稿格式

【儒學哲學專題】

南宋湖湘學派的興衰

王立新

關鍵字：湖湘學派、胡氏春秋傳、性本論、長沙之會

作者為：湖南湘潭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湖湘學派是南宋時期活躍在湖南地區的著名理學派別，其發展明顯分為五個不同的時期。

第一個時期屬於湖湘學派的開創時期，時間的大致界限是建炎三年（1129）冬至紹興八年（1138）夏。這一時期，湖湘學派的主要學術活動是圍繞著胡安國的《胡氏春秋傳》的撰寫和胡安國的社會關懷為軸心而展開的。

湖湘學派的開創者是閩人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是福建崇安人（今武夷山市）。他的祖籍原本就在江南，但具體地點連他自己也說不清，他的五世祖為躲避五代戰亂來到武夷山，以釣魚為娛，被時人稱為「釣魚翁」。可能在五代時也是一個小官吏，所以人們都知道他是主簿，稱為「主簿公」。胡安國一生在官時間有四十餘年，但有實際在官而有官務的時間只有六年左右。建炎三年（1129）冬，胡安國攜家眷避戰亂迤邐來到湖南湘潭，隱居在碧泉並以住宅為書堂，著述《春秋》且教授子弟生徒。這就是著名的碧泉書院的原初形式。紹興三年（1133）後，胡安國又在南岳衡山「買山結廬」，建「衡山文定書堂」。這就是有名的「春秋樓」。其功用與碧泉書院是相同的。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胡安國病逝。宋高宗接受朱震的建議，給胡安國加諡號曰：「文定」，以表彰其學思博通和行止不謬。從此，世稱胡安國為「文定公」或「胡文定」。

胡安國在湖南的實質生活時間只有八年左右。但就在這短短的八年之中，胡安國卻在湖南地區形成了相當大的影響，培養了大量弟子學人，造就了湖南地區的追求價值人生的理學氛圍。胡安國在中國思想史和湖南地域文化建設上的功績主要表現在兩個

方面：

第一是傳播了二程的理學思想，正如全祖望在《宋元學案·武夷學案》中指出的那樣，「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於龜山」。楊時是二程的親炙，又是程門的高足，而胡安國只是程氏的私淑弟子，但卻能大成於當世，並且深遠地影響了後世。一如全祖望所說，「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之所以有這樣的成就，一方面取決於胡安國的思想能力，另一方面決定於胡安國不懈的努力。胡安國畢生致力於「春秋學」研究，從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開始，直至紹興六年（1136）底，終於完成了在向後的歷史中享有盛譽的《胡氏春秋傳》。應當說胡安國起初並沒有立意要創建一個所謂的湖湘學派，但他在湖南生活八年，尤其是最後五年（1133～1138），卻在湖南形成了一股崇尚理學的風氣，使遠近學人開始對湖南刮目相看了。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效力，一方面取決於湖南原本固陋，胡安國父子的到來給湖南刮起了一股清新的思想學術空氣。在這方面，胡安國的學識和人格的雙重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與胡安國當時的社會地位和幾個子侄的輔助作用不能分開。胡安國是朝中有名的儒臣，行止一以道義為則，從不屈曲於權貴，忠君愛民，遠佞親賢，教子有方，身體力行。這些是胡安國具有感召力的自身原因。從客觀上講，湖南當時線鱗從D蔽，但人心向學，希望改變固有封閉固滯的社會氛圍的要求非常強烈。胡安國父子的帶來，正好滿足了人們的上述心理要求。兩者一拍即合，遂使湖南士風乃至社會風氣為之一變。同時，胡寅、胡寧、胡宏等的地位、學識與人格對早期湖南學子同樣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用。客觀地

講，在胡安國的晚年，雖然湖南地區已經形成了新的社會「空氣」，但湖湘學派之作爲一個學派還僅僅是一個雛形，離真正意義上的學派的距離還很遙遠。因爲此一時期胡安國及其弟子們並沒有形成一個明顯而相對固定的學術群體，同時更爲重要的就是此時湖南地區並沒有屬於自己作爲學派的獨特理論，胡安國的《春秋傳》，雖然多有自己的創意，但只是因感激時事而發，並沒有確立一套純粹屬於自己的、能夠爲一個學派的提供指導或明確堅守的理論體系。作爲一個學派在整體上對思想界和學術界也沒有造成強大的對外震撼力，因而影響力並例不像後來的那樣大。湖湘學派真正成爲有規模、有氣象和有較大影響力的學派，是在胡宏實際的成了湖湘學派的思想宗師和學術領袖的時期。這一時期是在胡安國過世以後。

第二是闡發「《春秋》大全」。湖湘學派發展的第一個時期是以宣傳「春秋大義」，主張經世致用爲主要特徵的。胡安國極力宣傳的「春秋大義」，正如他在《胡氏春秋傳》的引言中所稱：「雖微詞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辟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兒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所謂「春秋大義」，就是強調華夷之辨，維護君臣綱常，強調君子小人之分。雖然其在不同時期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不過那也只是爲了應運與合時而已。在胡安國看來，只有辟邪說，才能使人心一歸於正。只有人心歸於正，君王才會真正具有絕對的權威，從而才能使上下同心，對內則上肅朝綱，下安黎庶，討滅亂賊，安定社會。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外抗強敵，北圖恢復，迎請兩帝還朝，實現趙宋王朝的重新統一。「春秋大義」是湖湘學派的「家

法」，經世致用是湖湘學派的標誌。由此兩點看來，湖湘學派此時已經具有了作為學派的基本內質。加之紹興三年（1133）以後胡安國一心在湖南湘潭與衡山地區教授學生並選述《春秋胡傳》，在湖南地區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學者群體漸趨形成，湖湘學派在此一時期已經正式出現在湖南地區了。

胡安國過世以後，湖湘學派進入第二個時期，也是湖湘學派最重要的時期。

第二個時期是湖湘學派正式確立並被學界公認且影響已經散布開去的時期。這一時期主要是以胡宏的學術和教育活動為核心，是湖湘學派規模不斷擴大、影響不斷增強的時期。時間界限大約從紹興八年（1138）至紹興三十一年（1161）之間。

大約（這裡的「大約」是一種推測，這種推測是有充分理由的，但也可能在時間上有些許的出入，目前作者沒有找到碧泉書院的原始記錄和碑文等，因此無法準確確定胡宏將胡安國的碧泉文定書堂改建成真正的碧泉書院的時間）紹興十一年（1141）夏初，胡宏在胡安國原建的碧泉文定書堂的基礎上，將碧泉書堂改建為真正的碧泉書院。從此碧泉書院成了湖湘學派的真正思想、學術基地，亦因此成了湖湘人才誕生的真正搖籃。湖湘學派的規模開始壯大，影響力也越來越深遠了。胡宏於胡安國過世以後，開始獨立的治學和教學生涯，作為思想家的天賦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揮發。胡宏「優游於衡山腳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創立了「性本論」的新理論，成為南渡之初最大的理學思想家，為儒學的復興和發展提供了一條嶄新的思想進路。湖湘學派也成了南渡之後的理學第一大宗。湖湘學者乃至全國各地學者

不遠千里而至者大有人在。胡宏實現了自己的夙願，正如他在《碧泉書院上梁文》中所預言的那樣：「伏願上梁之後，遠邦朋至，近地風從。襲稷下以芬芳，寵壇而躋濟。雲台斷棟，求來日之樞楠；天路漸遠，看引風生之麒麟。驅除異習，綱紀聖傳。斯不忝於儒流，因永垂於上式」。胡宏為復興儒學，改變湖南地區的陋習，也為了使「先君子之志不隕於地」，使其「如是泉之流衍，互萬古而不窮」，花費了畢生的心血。紹興31年冬，一代儒宗思想大師五峰胡宏嗑然長逝，從此就陪同先父胡安國長眠在離碧泉書院不遠的號稱「天下隱山」的湖南省湘潭縣境內。

胡宏的教育主要是對內強調身心修養，對外強調經世致用。他創立了「性本論」的理學進路，成為第一個消化北宋周（濂溪）、程（程顥、程頤）、張（橫渠）理學思想並開出新的理論路數的重要哲學家。胡宏的這一理論對中國思想史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在解決道德的他律和自律的關係問題時，既強調了天理的客觀必然性，又強調了人心的自覺能動性，既重視客觀必然性，又強調主觀自覺性，不像後來的理本論者（如朱熹），因為過於強調天理的客觀必然性，從而對人的自覺能動性產生了相當的忽視，從而在相當的程度上給人以較強的壓抑感，妨礙了自覺能動性的順暢發揮，消滅了道德修養過程中的自我滿足的快感，也使得道德的修養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現世生活的負擔。「性本論」同時亦不像心本論者（如陸象山），由於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從而慢待了天理，形成了後世將任意性的個體行為等同於客觀天理的弊端。當然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胡宏的性本論對客觀必然性和主觀自覺性兩點的強調比之朱、陸雙方，在程度上均

顯得略有不足。

性本論是湖湘學派的最重要的理論特色，是湖湘學派對理學發展史乃至中國思想史的最了不起的貢獻。她表明湖湘學派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一個普通學派，而是南宋最重要的理學派別，從理論上講，她是南宋理學的最高成就之一。正如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五峰學案》中所評價的那樣：「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做《知言》，東萊以爲過於《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全祖望甚至以爲：「今豫章以晦翁故祠澤宮，而五峰闕焉，非公論也。」

應當指出的是，胡宏的長兄胡寅，在此一時期爲湖湘學派的發展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他一方面憑借自己更加有利的社會地位，傳播湖湘學派的影響，另一方面在理論上也有很大的創制。他的《崇正辯》與《讀史管見》在固守儒家倫理尊嚴及其將理學思想引入直接的歷史事件中，並將其作爲評價歷史的一種標準，都有非常的意義。在胡安國過世的這段時間裡，除了紹興二十年（1150）到紹興二十五年（1155）因李光私史案受到牽連，被貶嶺南以外，胡寅主要住在衡山，他與季弟胡宏並肩攜手，將湖湘學派推展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同時他對於「心」的強調又體現了湖湘學派在此一時期的另一種趣向，幾與象山心學異曲同工。這一點似乎也預示了晚期湖湘學派大體上要滑向心學的可能性結局。

在胡宏主持湖湘學派的這一時期裡，湖湘學派進一步堅守胡安國所設定「春秋大義」的家法，同時將經世致用提升到了一個更新的高度。把對外強調經世致用和對內強調心性修養當成學者

最重要的爲學工夫來對待，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弟子，如張栻、彪居正、吳翌、趙師孟、孫蒙正、向氏兄弟、胡廣仲、胡大原、胡大本、胡大壯、胡大時等。事實上，對內強調心性修養，對外強調經世致用，就是貫徹傳統儒家內聖外王的倫理理想。作爲湖湘學派的最根本的特色，這一點甚至影響了湖湘近千年的歷史。

胡安國過世以後，湖湘學派進入了第三個發展時期。

第三個時期是張栻實際成爲湖湘學派學術領袖的時期。這一時期湖湘學派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湖南長沙成了當時全國最令人矚目的思想、學術基地。這個時期的大致時間界限是從乾道二年（1166）至淳熙七年（1180）之間。

紹興三十一年（1161），張栻來到碧泉書院，成爲胡宏最得意的弟子。這是湖湘學派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胡宏高度贊賞張栻的生命才華，興奮地說：「聖門有人，吾道幸甚！」張栻不負師望，進一步鞏固了湖湘學派的學術陣地，同時使湖湘學派的影響更加廣大了。

乾道元年（1165），劉其父知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聘請張栻出任岳麓書院主教，胡宏另一弟子彪居正充任書院主管。湖湘學派的教育基地從此轉移到了岳麓書院。一時間人才濟濟，盛況空前。

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聽說張栻得到衡山胡氏（指五峰胡宏）思想學術真傳，攜弟子林用中（字則之）、范念德（字伯崇）從福建千里之遙，來到湖南拜會張栻，兩人在長沙相研學術，辯論問題兩月餘，之後又同游南岳衡山。岳麓書院從此名聲大噪，成了湖湘學派的中心思想陣地和固定的學術堡壘。天

下學子竟「以不得卒業湖湘爲恨。」

這一時期，湖湘學派的重要特徵是一方面精研工夫論並進一步強調經世致用；另一方面則圍繞懷疑和捍守胡宏的「性本論」而展開了和朱熹曠日持久的理論論戰。

這兩個明顯的特色，原本是沒有分離，也沒有必要分離的。是因爲「長沙之會」以後，張栻在理論上漸漸靠近朱熹一邊，並轉而與朱熹一道共同質疑胡宏的《知言》而引發。具體時期大約在己丑年（乾道五年 1169）之後。朱熹因「己丑中和之悟」，開始置疑《知言》，並與「湖南諸公」商榷，湖南學者皆以朱熹爲非，獨張栻漸以爲然，並與朱熹、呂祖謙一道開始質疑《知言》。張栻一方面進一步精研工夫論問題，另一方面又進一步強調經世致用的湖湘傳統，使經世致用成爲湖湘學子的最大熱衷。

胡宏的其他弟子如彪居正、吳晦叔、胡廣仲、胡大原等則開始了與朱熹曠日持久的理論論戰。他們不同意朱熹對湖湘學派的「先察識，後涵養」和「性」的純潔性的懷疑，甚至湖湘學派的內部也幾乎發生重大分離。如彪居正就說張栻「見大本未明，徒隨人旋踵」。但湖湘學派最終沒能在這段時間裡發生分化，從而宣告結束的主要原因，還是張栻在基本問題上大致仍然在堅守胡宏的思想、學術路線。同時其他湖湘學派學者對張栻也做了相應的讓步。起碼，胡大時作爲胡宏的幼子同時也是張栻的女婿的身份起了很大的調節作用。同時湖湘學派學者們開放的心靈和寬廣的胸懷展示了巨大的誘人魅力。不僅湖湘學派內部沒有發生根本的分化，朱熹還成了湖湘學派的學者們的最好的思想朋友。淳熙四年（1177）吳翌病逝，朱熹爲作《南岳處士吳君行狀》，這一

點已經表明了雙方的胸懷和只爭學術、思想而不進行人身攻擊的良好學風。不僅如此，湖湘學派之作為湖湘學派的名稱也是朱熹首先道出的，朱熹把堅守《胡氏春秋傳》的原則、堅守胡宏性本論理論、堅持胡宏的已發、未發觀點湖南學者稱為「湖湘學派」或「湖南一派」，他把這些學者們叫做「湖南學者」、「湖湘學者」或「湖南諸公」，湖湘學派從此被叫響並延續下來了。

湖湘學者與朱熹的關係，以及在同朱熹論辯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胸懷和態度在近世的湖湘精英們的身上依然有明顯的體現，表現湖湘文化兼收並蓄的傳統風格和開放豁達的學術心胸。張栻、吳翌、胡廣仲等過世以後，湖湘學派進入第四個發展時期。

湖湘學派的第四個發展時期是胡大時成為核心學術人物的時期。時間大約在張栻過世（1180）以後至胡大時過世（具體時間難於確定，大約在1210年前後）。

乾道九年（1173），胡宏從弟，湖湘學派的主將之一胡廣仲病逝。淳熙四年（1177），胡宏大弟子湖湘學派的又一主將吳翌過世。淳熙七年（1180）2月，一代學者宗師、湖湘學派的領袖張栻病卒於江陵。葬在潭州衡陽縣楓林鄉龍塘之原。湖湘學派從此進入低潮期。

張栻之後，胡宏季子胡大時繼任為湖湘學派的學術領袖。胡大時在思想、學術方面沒有很大的創新，同時又先後師承陳傅良、朱熹和陸象山，經常外出求學，湖湘學派從此走向衰微。湖湘學派在這一段時間以後，成了解答儒學理論中的疑難並普及儒學教育的一般性基地。這一時期湖湘學派的弟子們聚處湖外，學習和研究過程中的疑難問題無法直接得到解決，他們將各種問題

匯總到胡大時那裡，胡大時爲之一一解答。不過僅從這一點看來，湖湘學派此時已經呈散居狀態，作爲一個學派，已經很少有規模性的學術活動了。胡大時後來離開了岳麓書院，回到了碧泉書院，又曾一度回到衡山文定書堂。歿後就葬在碧泉書院背後的盤屈石山之上。

第五個時期是胡大時過世以後到南宋滅亡。具體時間大約在嘉定五年前後（1213）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 15 年（1278）。

胡大時死後，其兄胡大壯尚在，胡大壯以老壽著稱，活了 98 歲。其卒或當在 1240 年之後。但胡大壯後來可能很少從事教育活動，只是教育子孫，守護先人陵寢而已。至少在 1230 年以後是這樣。湖湘學派之作爲學派，再沒有出現大的思想家或學者，漸呈式微之衰態。而且也已經沒有了核心凝聚力，其作爲一個學派，在嚴格的意義上說，已經有些「擔待不起」了。但是湖湘學派的影響很近，威力也很大，岳麓書院、碧泉書院和衡山文定書堂雖然均已沒有非常傑出的學者主持，但諸生向學之風已然形成，他們堅持身心修養並將這種修養與捍守國家主權和保衛漢民族文化尊嚴聯繫起來，在南宋面臨被元軍覆滅的危險情勢下，紛紛投筆從戎。譜寫了一曲曲爲國捐軀和爲信念赴死的壯烈的人生凱歌。僅岳麓諸生就在長沙保衛戰中「十亡其九」，而衡山、湘潭等地的湖湘學者們也紛紛憤然而起，他們有的直接響應文天祥，有的則各自爲戰，亦多有在抗元中壯烈犧牲者。只有極少數湖湘學者從此隱居不出，私下依然傳遞湖湘學派의思想和學術，湖湘學派的信念之火從此深埋在不屈的三湘四水之間。南宋時期的湖湘學派就這樣從此在歷史上消失了。

湖湘學派是理學於南渡之初的第一個重要派別，湖湘學派興起之後，繼又有朱熹爲代表的閩學、呂祖謙等爲代表的金華學派、陸象山爲代表的江西學派以及陳龍川爲代表的永康學派、薛季宣、陳傅良、葉水心等爲代表的永嘉學派等。若以理論建樹且就其主要者而論，則可分爲性本論（湖湘學派以胡宏爲代表），理本論（福建學派以朱熹爲代表）、心本論（江西學派以陸象山爲代表），除此主要系絡之外，呂祖謙、薛季宣、陳君舉、葉水心、陳龍川等爲代表的浙江學者群體。不過浙江學者之間差別也很大，如進行專門研究還必須細致劃分方可。不過湖湘學派既作爲南渡之後最早的學派，又是大宗，必然會對其他學派的產生起到相當的誘發作用，朱熹就是在有感湖湘學派的盛況之後才創立閩學的。而永嘉學派的學術創始人薛季宣，乃是胡安國弟子薛徽言的季子。因此，湖湘學派的學術意義不僅在於她自身的理論創建，而且還應該包括她對南渡以後新儒學學派的紛紛產生所提供的引導和參照作用，她點燃了南渡以後理學派別分立的第一支晶亮的火炬。理學於南渡之後的興盛之首功，實應歸屬於湖湘學派。過去編寫的《中國哲學史》之類的教科書，幾乎沒有提到胡宏或湖湘學派，其實這是失刷，這不僅是因爲湖湘學派是宋室南渡之後的第一個理學派別，更重要的是胡宏的「性本論」本身即是理學的最高層次的思想理論，其對人性的探討以及由此而獲得的理論的成功，在理學和中國哲學發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思想地位。胡宏在心性關係問題上的突出貢獻，大致可以看成是船山以前此一方面的最高理論成就之一。